史越世家越王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

允常

越王允常聘區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一作句踐時事）王取純鈎示之薛燭矍然望之曰沈沈如芙蓉

始生于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煥煥如冰將釋見日之光王曰客有賣此劍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王之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一下觀于是區冶子因天地之精造為此劍取湛盧示之薛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行氣託靈服此劍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自秦客薛燭以下至此或

越絕書內傳句踐欲伐吴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聞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無不得宜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以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蠉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曰天道盈而不

溢盛而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言
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謂施而不德
勞而不矜其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言王者以下至
于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者
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因惛視動者言存
亡吉凶之應善惡之叙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為
客言客者去其國入人國也地兆未發不先動衆言
非春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國家不見亾亡之失不

史記正義 會稽録 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智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謁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

吳越春秋 文種字子禽荊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

由此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 史越世家

越絕書 德序 句踐困于會稽嘆曰我其不伯乎欲殺

徙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

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為犧指九天

而為證請婦人妾丈夫為臣百世名寶因閉宫為積

孤身為闚内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結師與成

越絕書　會稽山土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

因以下為目魚池其利不租

吳越春秋　越王既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

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谿

六谷之廣上池宜于君王下池宜于臣民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富富盈

地志[紹興府]句乘山在諸暨縣句踐所都　闔閭侵越句踐退保于城山[在蕭山縣]山顛有泉產嘉魚吳王意其乏水餽以米鹽句踐取雙鯉報之吳兵夜遁

句踐入官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韓子]

越絕書[記地]句踐入官于吳夫人從道產女于亭養子李鄉句踐勝吳更名亭為女陽亭更李鄉為語兒

鄉

吳越春秋　越王句踐五年五月與大夫文種范蠡入臣于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文種前為祝詞曰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雖一作離）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薦一作溥）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

祇輔翼我王厚之社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于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邱墓今遭辱恥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大夫扶同曰扶史作逢何言之鄙也昔湯繫于夏臺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于石室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繫于人湯改儀而媚于桀文王服從而幸于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巳以得天道故湯王不

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乎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于軍旅之憂而復反係於敵人之手身為傭隸妻為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知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於是大夫種范蠡曰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薄五帝德厚

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此下疑有闕文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涕泣而受寃行哭而爲隸演易作卦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玄豹輔臣結髮折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仇擢假海内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劒無削剟之利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

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戹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硯越絶作計倪史作計然裴駰按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南游於楚范蠡師事之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入於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悷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為謾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臯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

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今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彿命羣臣（彿大也）大夫曳庸曰（左傳作后庸國語作舌庸）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同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為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心不

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仇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

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絶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為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令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令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吳王知范蠡不可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

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句踐愚黠親欲為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柰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 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

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
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不慍寡人寡人有疾親
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
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聽相國而
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快意耶豈不負皇
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
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
有悅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誡事之

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
廟荆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
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
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
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
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
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
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

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立國樹都并敵
國之境不處平易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立霸王之
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
閭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
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
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
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
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

即姑蔑今衢州北至於平原越絶作武原今海鹽縣縱横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黨文笥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廋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切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卧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中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于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

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
心之苦乃作何苦之詩曰（一作若何之歌）葛不連蔓棻台台
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
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
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一作辜）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
益地賜羽奇（一作旂）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
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
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

無有政令越王内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强衆安
道泰越王遂師八臣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
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
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之
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
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静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
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
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

之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棄宗廟身為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躃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天下莫不聞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鷙鳥將摶必卑飛戢翼聖

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為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覩諸所多少為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為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

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
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
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
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
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求其心有甘脆
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
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包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
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公羊傳曰大漬者大病也）困窮顏色愁悴不

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柰何為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為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

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
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愧乃壞池填塹開倉
穀貸貧乏使羣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
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井泉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
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

越絕書（内經）句踐既得返國欲陰圖吳乃召計硯而
問焉曰吾欲伐吳恐未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
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

之道非獨於一物也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　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　德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

越絕書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後之說者盖句踐所以遊軍士也　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　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　浙江南路西城者

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
其高為犬亭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
坂其上馬箠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
為馬箠獻之吳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
之銅姑瀆長二百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
謂鹽曰餘　官瀆者句踐工官也　富中大塘者句
踐治以為義田為肥饒謂之富中

越絕書　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

於五湖故曰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

吳越春秋　句踐十五年謀伐吳左哀十三年謂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為有子胥今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證也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以下畧見國語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

大國報仇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為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為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娩者以告於孤令醫守之

生男二貺之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之以壺酒一豚犬陽畜豚陰畜生子三人孤與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宮其子欲仕量其居好其衣飽其食而簡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羹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哺而啜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衣七年不收於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

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從王國中空虛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句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君子謂君所子養者諸御千人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即密不令洩已盟乃使人請成於越句踐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